引　言

“又是这个？”

朋朋躺在草地上，流露出听腻了的神情。

“但是，说到心里的秘密，我只有这个啊。”

吃完三明治午餐后，大家按顺序说出隐藏在心里的秘密。

轮到我的时候，刚想说初恋的故事，可是才开了个头就被人叫暂停了。

“说太多遍之后就不再是小秘密啦！”

多郎朝着时枝挤眉弄眼。

“我都倒背如流了。这枚胸针……”朋朋在学我说话。

我被突然跳起来的朋朋吓了一跳，手从一直抚摸着的胸针上拿开了。等发现时，又不自觉地去摸胸针。这是我的坏毛病。

“这枚胸针是在小学六年级的生日会上收到的。是小逸……”

“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。但是……”

能证明小逸存在的就只有这枚胸针了。

这件事也和大家不知道说了多少遍。

我从穿着白色运动服的胸前解下了这枚胸针。不管穿什么我都会戴着这枚胸针。虽然朋朋她们都觉得烦了，但不戴着就是觉得心里不安。

这是一枚七彩琉璃的胸针。

穿着白衣服的小丑举着淡粉色和蓝色的气球。连小丑的眼睛及星形的泪珠都烧制得很精美。

“这是母亲做出来的最好的一个，”小逸有点腼腆地说，“好好收藏着哦。”

小逸从来没在女生的生日会上送过他母亲做的胸针。只在我生日的时候……

“是真的。他真的这么说过。我记得非常清楚。”

“知道啦 随后没过几天小逸就消失了对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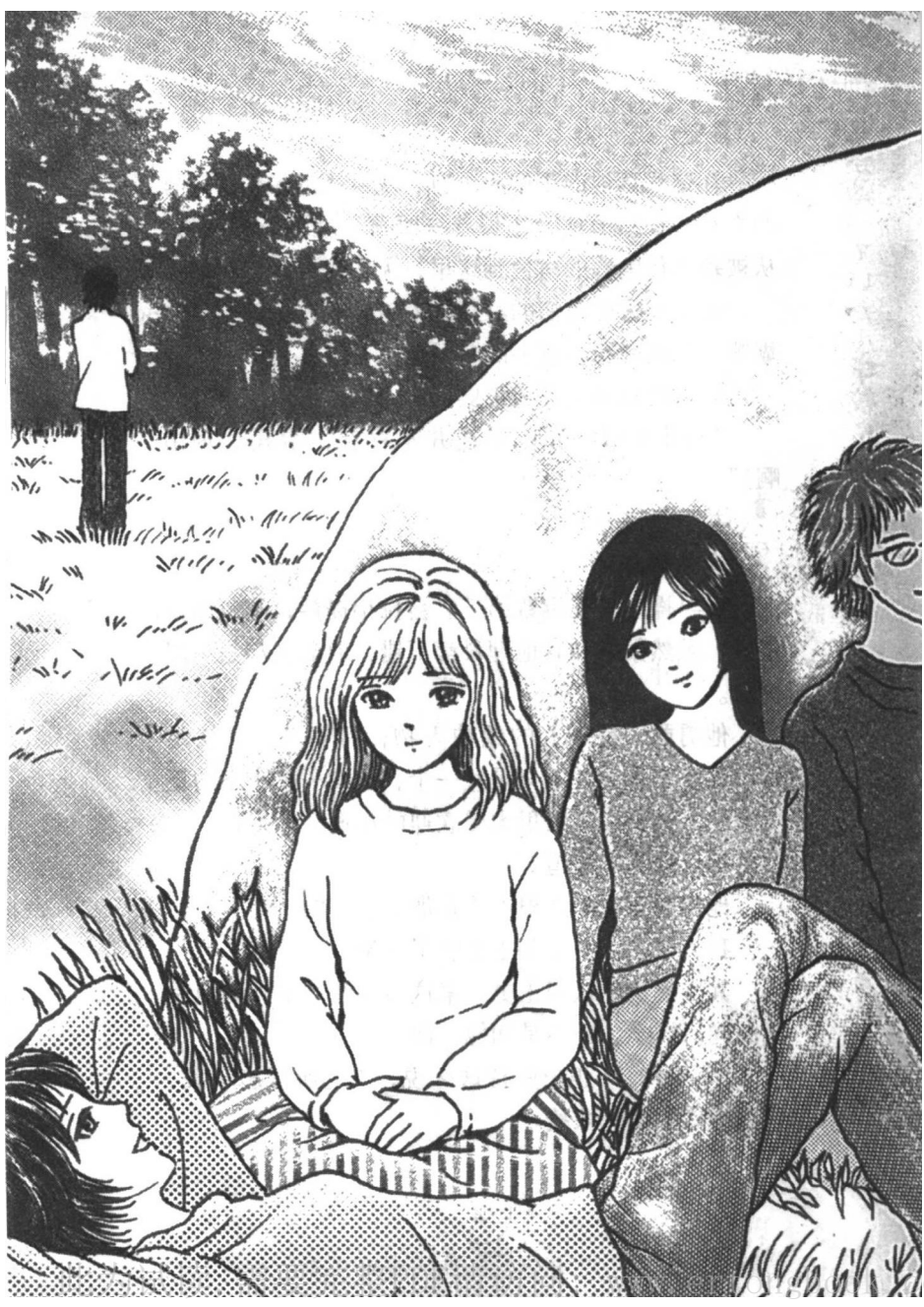
我点了点头。

朋朋像是要中断这个话题似的，躺在草地上伸了伸懒腰。

没有风。

早春柔和的阳光轻轻拂过这片像是精心修剪过的草地。

提议在这块白帽子形状的石头旁吃周日午餐的是正史。



在这片草地的正中心，有一块巨大的像帽子一样的岩石。在帽子顶上还长着一圈草，就像丝带一般。从被森林包围着的宿舍到这里，大约需要走 10 分钟。

正史在远离我们的红森林入口处观察翩翩起舞的蝴蝶。当我说初恋故事的时候他总是这样。

最后我总是会责问正史：

“为什么啊？你说小逸并不存在，给我个理由啊！”

并不是谎言。

逸见解。

做早操时排在倒数第三。会拉小提琴，画也画得很好。虽然数学和其他理科都不错，但语文却是一塌糊涂。

他勇敢，是班上的领袖人物；有朝气，喜欢足球。喜欢小逸的并不只是我一个，但同一个小学的正史竟然不知道在年级里大受欢迎的小逸。

不仅仅是不知道。

他还断言说小逸根本不是那个学校的。

我生气了，甚至和正史吵了一架。

其实我也不认识正史。来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同学。还不是和他一样……

“不一样。”正史坚持这么说，“之所以忘了我，是因为你生病的缘故。”

最终给这件事下结论的是我们的监护人生内老师。

生内老师打电话询问过我当初所在的小学。

最终结果是——没有这个人。

逸见解真的不在那个小学吗？

听到生内老师的话之后，我的自信心动摇了。

小逸在我面前消失了。是的，像是溶解在了光线中一样。

或许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

我又开始抚摸别在胸前的胸针。

但是，要真是这样，这枚胸针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这只是我的空想？

（我们上同一所中学吧！）

我的耳边还响着当时小逸和我说的悄悄话。还有他狡黠的眼神……

那天……

那天是几号来着？既不太冷也不太热。我虽然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，但那天应该是我过完生日后几天。午休时，小逸和几个男生在学校里打篮球。不是足球，那天是篮球。

小逸无论什么都能做得很出色。

我略带骄傲地透过三楼的教室窗户看小逸精彩的表演。

生日时收到的胸针，是向来害羞的小逸对我的“真情告白”吗？

从那时开始，我们才开始更加亲密……

像是要向我证实这一点似的，小逸对着三楼窗边的我挥手示意。

（看我的吧！）

我也用力向他挥手。

小逸在跑！

小逸在跳！

追逐着球的小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小逸断球了。跑起来！跑起来！

光圈托起了小逸，给正在起跳的小逸全身涂上了金色。他的身影逐渐变长。

球进了。

就在这个瞬间——小逸消失了。

真的消失了……

就像大气突然在小逸面前围成了一道屏障一样。

消失了，只能这么说。

我的记忆在这里断层了。

而我惟一确定的记忆，却被正史与生内老师否定了。

逸见解根本不存在。

这时——

“谁？”

站在红森林入口处的正史大叫了一声。像被这个声音弹出来的一样，白帽子石头后走出了一个黑色人影。人影一下就跑进对面的黑森林里去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在我们之外还有别人。”

和时枝并排靠在白帽子石头上的多郎一脸惊慌地站起来，对跑回来的正史说：

“你也看到了吧，刚才？”

“是学园的学生吗？”

“要是的话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”

正史和多郎相互看了一眼，同时朝黑森林望去。

“会不会是山下的小孩到山上探险来了？”

朋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慌，她慢慢地站了起来，抖了抖粘在裙子上的草。

“那为什么逃走了呢？”

“会不会是被正史给吓着了？”

除了朋朋这么说之外，大家都沉默地向着黑森林方向望去。

除了学园以外不会有人来这座山。生内老师说并不是禁止别人来，而是很自然地变成这样。山下的小孩跑到山上来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

“但是……他进了黑森林……”

大家一起向时枝看去。时枝是那种平时沉默寡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言，一开口就会一鸣惊人的那种人

“是啊,黑森林相当危险的。”

我环视了一下大家。

“森林里头又黑又尽是迷宫，要是迷路了走不出来，那可不得了！这个人会走丢的。”

正史抓住了急切想跑的我的肩膀，说：

“等会儿,宇宙。让我们去。”

“宇宙你们就在这儿等。”

多郎和正史一边点头一边向黑森林跑去。

“我也去……”平时最像大人的时枝也拿出了勇气。

受到时枝影响，我说：

“我也去……”

说完看了看朋朋。

“我就算了。”

朋朋说完后拔了根草，她最讨厌麻烦事了。

尽管黑森林很危险，但四个人一起并不恐怖。我和时枝追上正史他们后，正史一脸困惑的样子，却什么也没说。

男生们也许背地里来过黑森林探险。

遮天蔽日的繁茂绿树。一踏进黑森林，光线就被挡住了，周围黑了下来。阳光连树缝都透不过。

我和时枝牵着手。地上的土是湿的，空气是黏糊

糊的。

黑森林和学园所处的红森林完全不同。

黑森林一年到头都是黑乎乎的。而红森林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是绿得滴翠，另一半时间则被漫山遍野的红叶覆盖。只是隔了一片有白帽子石头的草地就有这么大的差别。

“这应该是脚印吧？”

多郎蹲下来查看被苔藓覆盖的大树树根处，那里有一个凹陷下去的痕迹。

“光看这个是没法判定的。”

正史伸手摸树皮的时候，一只黑色带斑点的鸟“嘎”地叫了一声飞走了。

“是隼。”时枝小声说。

阴暗的森林。顶上的树木枝叶错综交叠，光线是绝对无法通过的。

“……回去吧。”多郎说。

“虽然不知道是谁，但就这么把他留在这片黑森林里不太好吧？”

有点担心的我小声嘟囔。

“试着大声喊吧，要没有回音的话就没办法了。”

大家照着时枝的提议一起大声叫。

“喂！”

“有人在吗？”

“不回答就回去啦！要是被妖怪吃了就不知道了哦！”

这么喊的是多郎。我们一边笑着一边向来时的方向退去。有些奇怪的是，不知为什么，一停止笑，胸口就好像受到压迫似的，很害怕。

我们气喘吁吁、连滚带爬地向在白帽子石头旁等候的朋朋处跑去。

“很刺激哦！”

说着，我的手又不自觉地向胸前摸去。啊？

不见了！

别在胸前的胸针不见了！小逸给我的，惟一的证据丢了。

这之后，连朋朋都进黑森林帮我找过这枚胸针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也来找了。

接下来的那天下雨。

我只能放弃了。

下决心去做吧
没有别的方法了……
一定会成功的……
没问题……
只要相信…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

转 校 生

1

木之梦学园。

这是我现在所在的寄宿制中学的名字。有小学还有高中，但校舍和宿舍都在不同的山上。

因此，我们中学所在的这座山上，除了我们之外就找不到其他人了。山上一共才住了 67 名学生和 3 名老师。

这是一个小王国。

虽说现在的学生数是 67 名，但这个数目始终在变化。

现在一年级有 31 人，我们二年级有 24 人，三年级则只有 12 人。

很多转校生在我还没记住名字时就不见了，有时真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。但这两个月我们二年级的学

生数目还是很稳定的。

我最不喜欢转学。

虽说是转学，但在我看来却不知道会转移到哪儿——这是最令人担心的。

校舍在中间，西边是女生宿舍，东边是男生宿舍。每个建筑都小而精致，怎么看都不像学校。

老师们都很好，24 名同学也很团结。我们五个人老是在一块儿，很少吵架。

回到普通的学校后，还能保持这样和谐的气氛吗？

木之梦学园确实与其他普通学校不同。

A 失去记忆的学生。

B 心理有障碍的学生。

C 失去亲人的学生。

在学园上学的都是这类学生。朋朋有时开玩笑说我是符合了全部三个条件的优等生。

记忆里，小时候的回忆只剩下一些片断了。惟一完整的只有小逸的事情——

连什么时候被带到这个学园来都记不清楚了。

生内老师介绍女生宿舍的纪律——这是新记忆的开始。

还有，自己的名字和年龄也不知道。

真野宇宙。那时 12 岁。两年后的现在是 14 岁。

好几次问生内老师有关父母的事，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。从老师的语气来看，多半是不在这个世上了。

以这么少的“资料”为基础，正史帮我总结了“我的过去”。

据说我是和家里人一起遇上了一场特大事故，家里人全部死去，而我却奇迹般生还了，但是失去了记忆。

不过我把这场事故想象成——母亲是个绝世美女，被选为某国的王妃，因不愿和父亲及我分开，致命的事故在逃命途中发生了。大家都笑了。

父母的样子、名字都记不得了，偶尔随便编造几个故事也挺不错的。

正史和我来自同一个小学，应该更多了解我的过去，但对我过去的记忆他也是挺模糊的。

由于我的名字“宇宙”，十分特殊，所以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在这里一遇见我就想起来了。

“啊！是那个女孩！”

但我并没有泄气。

有时人的记忆反而是件麻烦事，在回想起来某些事情的时候，容易受到惊吓和产生厌恶感。丧失记忆

还是有点浪漫的。

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很好。

生内珠代老师就像母亲一样。父亲则是中学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小杉昌二老师。教三年级的远藤吾一老师非常严厉，但和正史处得很好。

“宇宙,让我躲会儿。”

朋朋总是不敲门就进来。

我的房间在宿舍里是最小的。是一个三角形的单人间。朋朋说待久了容易发晕。但我已经习惯了。

“时枝又开始了?”

我扑哧一笑。朋朋和时枝两人同屋。时枝开始对录在磁带里的小鸟的叫声进行分类的时候，朋朋总是抱着头逃到我的房间里来。

时枝说分析小鸟的叫声时大脑会得到刺激。我都听了无数回的鸟叫声了。

“大概能分清布谷和乌鸦吧。就像生活在鸟笼子里一样。”朋朋好像有点烦地说。

“啊!宇宙,你在画这个呀。”

朋朋看到我桌上的画后笑了。是举着气球的小丑的素描。

一直想画被我弄丢的那枚胸针。小逸送的胸针即便是用画的形式也想把它保存下来。

“像那枚胸针吗?”

我画画一点天赋也没有。

“被你这么说了之后才觉得像。是气球吧？好像绳子上还系着肉包子。”

“肉包子？”

我叹了口气。盯着自己画的素描看。

低年级的学生一边打闹一边跑过走廊。七点半吃完晚饭到九点熄灯这一段时间随便做什么都行。当然，谁也不学习。宿舍每天晚上都充满了笑声和说话声。

男生宿舍闹得更加厉害。

“我改了好多回都画不好。”

“你拜托正史吧！他画画好。”

“我特地找过他的……”

我噘起了嘴巴。

“哦，”朋朋一下跳上了床，盘腿坐下，“他吃醋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宇宙，你很迟钝耶。”

“什么嘛？”

“正史其实是喜欢宇宙的。”

朋朋好像是教诲朋友一般地说。

“也许吧。”虽然这么说，我还是没感觉。

“时枝和多郎两人互相喜欢我是知道的。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